

韩国文学
丛书

外面是夏天

바깥은 여름

〔韩〕金爱烂 著
徐丽红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外面

바깥은 여름

是

夏

〔韩〕金爱烂

徐丽红

译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4085

바깥은 여름

© 2017 by Kim Ae-ran(金愛爛)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Group.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in 2019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under the support of Literature Translation Institute of Korea (LTI Kore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面是夏天/(韩)金爱烂著;徐丽红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韩国文学丛书)

ISBN 978-7-02-015388-6

I. ①外… II. ①金… ②徐…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43125号

责任编辑 张海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徐冉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21千字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1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5388-6
定 价 3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者序

时间过得真快，很像这部小说。明明题目是夏天，没翻几页已经“立冬”。

2009年，我应韩国文学翻译院之邀，前往韩国参加海外翻译家的活动，期间第一次见到了金爱烂作家。听她聊自己的创作和生活，切身感受到了她的坦诚、直率和才华。我想，现实中的作家和藏在小说背后的作者真的很相符。

一别十年，我和金爱烂老师再没见过面，不过始终关注着她的创作。2014年翻译了她的长篇小说《我的忐忑人生》，2017年出版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由薛舟翻译，不过我也前前后后读了好几遍。每一次翻译和阅读都有故友重逢的感觉。这次刚一看到《外面是夏天》由文学村出版，特别激动，很快就跟人民文学出版社达成了翻译出版的意向。

翻译过程很顺利，也很愉快。依然是那个亲切的金爱烂作家，依然体察生活，依然照耀现实，依然在娓娓讲述中透露着温

暖，依然有着淡淡的伤感。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似乎她的语调低沉了许多，似乎生活的重量增加了许多。比如《立冬》，讲述一对历经两次流产终于有了宝贵的孩子，努力生活，却又因为意外事故而不幸失去孩子的故事。“孩子的成长速度真是快得令人惋惜。”“琐碎而无聊的日子一天天积累下来成为四季，四季积累下来就是人生。”读着这样的句子，我相信这不仅是主人公的感悟，也是作者本人的深切体会，格外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小说沉痛而不沉闷，作者似乎有意将痛苦揉碎，均匀地分布在字里行间。“她像在屋檐下避雨的人，在我扶着的壁纸下面啜泣，顶着米黄色底上密密麻麻镶嵌着不知名的白色小花朵的壁纸。”主人公竭尽全力去化解苦痛，只是苦痛时常跃出纸面，带着锐利的光芒，击中读者的心。

无论是《卢赞成和埃文》《对面》，还是《遮挡的手》《沉默的未来》，每个小说里都弥漫着淡淡的丧失感。我想这就是金爱烂新作集最显著的特点了，而在荣获第37届“李箱文学奖”的《沉默的未来》中，作家干脆为即将消失的语言建起了博物馆，将消失的过程展览在读者面前。“我是谁，我从何处来，我向何处去？”这个高更呈现过的“柏拉图之问”也以主人公之口说出，瞬间点亮了主题，促使我们思考整部小说集流露出来的疑惑，无论你是谁，丧失不可避免，像孩子的成长，像说出口的语言在风中消散。

“说不出口的话和不能说的话/不能说的话和必须说的话/某一天变成人物，出现。”

“作家的话”惜字如金，不过上面这句话已经隐约表明了金爱烂的心事，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说，哪些话必须说，哪些话变成了哪个具体的人物，就让我们在阅读中寻找吧。

感谢这次美好的相遇，期待金爱烂作家继续写出动人的作品。别忘了，距离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过去了整整八年……

徐丽红

2019年6月4日

目 录

立冬·····	1
卢赞成和埃文·····	25
对面·····	59
沉默的未来·····	87
风景的用途·····	105
遮挡的手·····	133
您想去哪里·····	162
作家的话·····	197
“韩国文学丛书”书目·····	199

立 冬

午夜已过，妻子提出要贴壁纸。

——现在吗？

——嗯。

我迟疑片刻，说了声“好吧”，就从沙发上起身。妻子已经很久没提出要做什么了。我去了阳台，从收纳柜里取出壁纸。这是前不久从大型超市里买来的“自粘壁纸”，一卷的价格是两万几千元^①，有我肩膀那么宽，10米长，拿在手上很有分量。我手拿壁纸，看着说明书，总感觉有点儿不对劲，于是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客厅的灯光。我的眼睛仍然盯着说明书，大声喊道：

——真的要现在贴吗？

上个月，妈妈来家里住了几天。我们两个人都有些神情恍惚，妈妈说要来帮我们做家务。第一天刚刚放下行李，妈妈就劲

^① 即韩元，1韩元 $\approx$ 0.0059元人民币。书中如非特别说明，所提及货币皆为韩元。

头十足地打扫家里的角角落落，整理邮件，拆开落满灰尘的风扇，逐一擦拭扇叶，又给枯萎的橡胶树浇水。她把猪肉和鹌鹑蛋混合，拿酱油腌制；炒凤尾鱼和螺丝椒，家里满是辣味；烤紫菜，腌苏子叶，整理冷冻室。妻子常常用无可奈何的目光看着妈妈的身影，好像是在忍受老人并无恶意的干预和唠叨。不，与其说是忍受，倒不如说是根本没往心里去，或者说不愿放在心上？我不知道怎么说合适。一方在不遗余力地做出各种动作，想要批评对方不成体统，一方却根本接收不到这样的信号。这是一件让人痛心的事情。

妈妈来我们家十天了。一天夜里，厨房里发出“砰”的响声，我跑过去一看，妈妈坐在地上，身上满是黑红色的液体，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像偶然出现在恐怖分子身旁，却遭受了血与肉的洗礼。妈妈手里拿着圆筒形的瓶子，那是前不久门口的儿童之家送来的覆盆子汁。想着要还回去，就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碰都没碰。可能是妈妈突然打开盖子，里面的东西喷涌而出。黑红色的液体溅满了妈妈白色的内衣，也凌乱地溅落到餐桌、壁纸、饭锅和电水壶上面。餐桌和对面的墙壁尤其严重，清清爽爽的橄榄色壁纸上沾满了黑红色的斑点，就像有人为了侮辱邻居而故意在墙上胡乱涂抹。

——天啊，太可惜了，这可怎么办啊。

妈妈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

——哎呀，我只是口渴……看你们都不喝……

我赶忙把妈妈扶起来。

——妈，您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我老了，不中用了”“这些人也真是的，要卖就卖能吃的东西，这样怎么能行”“瓶子里都是气”，妈妈反复说着这些话。她没有直接去浴室，而是撕开厨房纸巾，擦起了地板。换在平时，她肯定会责怪我们，说用抹布就行了，为什么要浪费纸。

——放下吧，妈，我来擦。

我犹豫着弯下腰，悄悄地看了看妻子，不动声色地征求妻子的意见，“是吧，亲爱的？我们来擦可以吧？”妻子在旁边纹丝不动，还用低沉而粗鲁的语气说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话：

——真是的……

妈妈正在擦地，抬头看了看妻子。短暂的寂静流过，墙面上黏稠的黑红色液体仍然啪嗒啪嗒地滴落，留下长长的竖痕。妻子对尴尬的气氛置若罔闻，继续说道：

——这是怎么搞的？

——美珍啊。

我轻轻抓住妻子的胳膊，示意她不要再说了。妻子的神情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是发怒还是寻求理解，随即发出凄惨的尖叫。

——彻底毁掉了。

我们是去年春天搬到这里的。建筑面积24坪^①，实际使用面积是17坪，房龄二十年。现在人们都认为举债买房是疯狂之举，不过这是拍卖品，价格便宜，当然很难舍弃。很多时候，售价和整租保证金的差异并不大，寻找合适的整租房并不容易，而且当时搬家也很头疼。经过漫长的考虑，我们决定买下这套房子。一半以上的钱都是贷款，只要想到连续几年都要按月归还本金和利息，心情就会变得沉重。不过，想到自己的钱没有进入别人的腰包，而是换来了属于自己的空间，也就不那么委屈了。即使有人告诉我，这房子并不是你的家，而是别人的大腰包，我也不介意。妻子很开心，因为荣宇以后不用再换托儿所了。她说这是最开心的事情。附近还有很多便利设施，空气也比首尔清新，妻子对这点也很满意。

——我也喜欢这里。

荣宇玩积木或者看图画书的时候，经常会插话，那天也不例外。

——为什么？你为什么喜欢这里？

那段时间荣宇经常会冒出惊人而荒唐的话，妻子还是充满期待地问他。大概是觉得身为父母总算为孩子做了些什么，妻子还没听到答案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荣宇像往常一样，嘴里含着清澈的口水，摆动着鲜红色的舌头，天真地回答：

^① 韩国土地面积单位，一坪相当于3.3平方米。

——嗯，有好多嘀嘀，好酷。

这样说的时侯，他注视着阳台外面八车道上排成长队的上下班车辆。

很长时间，我们都被有房子这个事实搞得迷迷糊糊。尽管只是名义上属于我，其实并不是我的房子。漂泊二十多年，终于有了在某个地方扎下细根的感觉。一棵刚刚钻出种子的根穿透黑暗破土而出，弥漫四周的微热和叹息如数传入我的体内。下班后洗完澡躺在床上，奇异的自豪和不安同时向我袭来，感觉好像历经千难万险到了某个地方。尽管不是中心，却也没有被赶到外面，安心感犹如叹息般油然而生，又有些疲惫感，疲惫感中夹杂着今后可能遇到的疲惫和懂得什么是疲惫的疲惫。即便这样，我还是极力不往坏处想。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选择的不安是全世界所有家长都要承受的不安中相对较好的不安。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实。至少我还拥有选择的自由。在购房协议书上签完字回家，我打开电视，娱乐节目上的艺人们正在玩“报纸游戏”。落地逐渐减少的空间里，更多的人支撑更长的时间，就是这样的游戏。参与者的身体互相纠缠，龇牙咧嘴地做出滑稽的表情。有人抵挡不住对方的重量，终于被挤出报纸而惨遭淘汰。那时候我只是坐在电视前喝着罐装啤酒呵呵傻笑，现在我却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一半的一半”，然后是“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单脚站在不断缩小的报纸上，抱着家人瑟瑟发抖，却又因为坚持到最后而冲着

摄像机露出笑容。“这么快就买上房子了？”大学同学们向我祝贺，语气之中不无羡慕。每当这时，我总是难为情地辩解：“那又怎样，不过是个房奴罢了。”一个家伙回敬道：“我只是个奴，而你是房奴，多好啊。”入住之后，我们举行了好几场乔迁宴，招待双方父母、朋友和同事，亲近的人说说笑笑，吃吃喝喝。这样的時候，我们是债务者的事实让我感觉很虚幻。写在购房协议和银行贷款协议上的名字像是假名。凌晨时分感觉到尿意去卫生间的时候，我会久久地站在浴室门前，注视熄了灯的客厅。我检查了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在原位，需要妥善保存的东西是否安然无恙，然后就离开了。

妻子用了半年多时间装扮新家。搬家之后，有空就查看“小面积自助装修”和“家具重修”“DIY”信息，并且付诸实践。一直以来，妻子对“定居”的执念就比我强烈。整个大学时代妻子都生活在宿舍里，毕业后做课外辅导教师的时候，每天带着锡纸垫子出入学习室，而不是毯子，就是别人烤肉或郊游时铺的那种。因为便于携带，丢弃也容易，所以每天铺着锡纸垫子睡觉。妻子三次参加九级公务员考试，三次落榜，结果是没能成为公务员，却到鹭梁津公务员考试辅导机构做了文员。婚后先是治疗不孕症，接着经历两次流产，终于生下荣宇，搬家五次之后终于买上了房子。这些都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手忙脚乱地完成的。买房之后，每到休息日，妻子就在阳台上剪剪切切，涂涂抹抹，拼接组装，重修

我们用了将近十年的床和椅子、餐桌和收纳柜。她把褐色椅子漆成乳白色，或者把旧桌子涂上柑橘的颜色，变成亮丽的色调。为了不让荣宇靠近锯、钉子和锤子，妻子干活儿时总要锁紧阳台的门。荣宇把鼻子贴在阳台的玻璃门上，哭泣，闹脾气。每当这时，我就抱起荣宇，带他去游乐场。搬家之后的几个月里，家里从来没断过油漆味、胶水味和增光剂的气味。这是妻子了解过“北欧风家具”和“斯堪的纳维亚布艺”，对价格失望后选择的自救之路。妻子需要的不仅仅是定居的事实，还有现实感。她似乎厌倦了仅有需要和必要构成的空间，厌倦了和丑陋的事物生活在一起，妻子想要从空间中寻找去除功能的形象，从生活中寻找去除了生活本身的形象。

妻子在室内装潢方面倾注心血最多的空间当然是客厅和厨房。她把网购的双人沙发放进客厅。这是一套布艺沙发，填充物是废旧木料和压缩海绵。我对妻子的选择不做评论。偶尔妻子询问我的意见，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不错啊”“还好吧”。我不反感让简陋的公寓变得舒适，何况还喜欢妻子散发出来的明朗气息。妻子在沙发旁放了一棵漂亮的橡胶树。这也是因为荣宇不再吸花盆上的石头，也不撕咬花叶了。妻子在亲手制作的木托盘上放了许多用途不明的暖色调罐子，罐子上写着“LOVE”或“HAPPINESS”之类的单词。一侧墙上挂出全家合影，用铁丝和小巧的木夹展示出来，像晾衣服。妻子好像还觉得缺了什么，又

在木托盘上贴了三只鸟图案的夜光贴纸。

厨房对面的小房间装饰成了荣宇的房间。这是荣宇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荣宇平时喜欢藏在角落里,为此妻子特意从市场买来布,做成印第安帐篷。荣宇从小就经常爬进某个地方,用手指挖土吃,或者死死盯着落在地上的头发。妻子在荣宇房间的窗户上挂了画有变形警车的卷帘,门上贴了韩文字母表。“ㄱ”栏里有“小狗”,“ㄴ”栏里有“蝴蝶”的放大图片。那时荣宇正在学习识字。他好像在学习方面毫无天分,或者是因为年龄太小,往他手里塞上粉笔或蜡笔让他写字,他却到处涂画看不出形象的曲线,把妻子好不容易打扫干净的地板弄得一团糟。平时很少大声说话的妻子,每次看到自己辛苦营造的空间被孩子弄乱,都会忍不住大声喊叫,有时甚至很过分。荣宇对妈妈的干涉置之不理,往各种物品上面吐口水,撕图画书,听到音乐就摇摆上身,钻到餐桌下面狭窄的空间里玩耍。偶尔钻进圆锥形的印第安帐篷里,嘀嘀咕咕地胡说八道,直到进入梦乡,脸上带着和谁打架都打不赢的表情。静静地看上去,真是既无辜,又令人心痛。神奇的是,哪怕只睡片刻,睁开眼睛时却像换了个人,仿佛长了肉似的。孩子的成长速度真是快得令人惋惜。只有在面对孩子成长的时候,我才能明白季节和时光的用途,明白三月是做什么的,七月有什么用,以及五月和九月。

第一次来看这套房子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厨房墙面。在简陋而凌乱的家具中间，只有它在宣扬“美丽”，却又奢华得像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格外引人注目。壁纸是很久以前的流行花纹，上面印着一堆堆的红色郁金香，艳丽得近乎肉麻。白底溅上了黄色的斑痕和分不清是苍蝇屎还是什么东西的黑点。妻子神情严肃，挑剔而凝重地盯着壁面，然后小声说：“如果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我会贴简单而清爽的壁纸。”她说重要的是收纳、布置和配色。妻子摆出行家的派头说，这就是对室内装修的误解。其实，她还要照顾孩子和做家务，都没时间去美容院。

——我们家不是也很乱吗？

妻子瞪大了眼睛反驳道：

——那是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子。

在家务和育儿方面，只要我稍微流露出责难的意思，妻子就会表现得格外敏感。

——这家看起来也有孩子啊？

我指了指贴在厨房夜光开关上的臭屁虫贴纸，妻子愤愤不平地说道：

——我们家不是比这里小嘛，小房子怎么整理也看不出效果。

入住之前，妻子最先修理墙壁。她去了社区装潢店，把厨房和客厅的壁纸全部换成白色，洗手池对面的墙壁换成橄榄色。在

白色的空间里，橄榄色理所当然地成了“亮点”。用妻子的话说，既美观又显得宽敞。妻子在那面墙下摆放了四人餐桌。桌腿是没有光泽的米黄色，桌面是淡橙色，给人以温暖的感觉。餐桌兼做茶桌和书桌。妻子在餐桌一侧放了电水壶、绿茶、薄荷茶包、复合维生素，以及坚果。当然没忘了摆放盛在透明容器里的咖啡豆和看着就让人扬眉吐气的咖啡磨豆机。我们每天围坐在这张四人餐桌旁吃饭。偶尔有客人来，我们会在客厅用餐。我们一家人大多使用这张餐桌。我们俩使用没有靠背的板凳，荣宇坐在折叠式儿童餐椅上面，拿着勺子。琐碎而无聊的日子一天天积累下来成为四季，四季积累下来就是人生。插在浴室玻璃杯里的三支牙刷和挂在干燥台上尺寸不一的袜子，小巧的儿童马桶盖，看到这些东西，我明白如此平凡的事物和风景恰恰就是奇迹和事件。妻子和我在餐桌旁喂荣宇吃饭，批评他，为他荒唐的辩解忍俊不禁，还要为了维护权威而迅速做出严肃的表情。荣宇在这里学习用筷子，撒落食物，耍脾气，爬到椅子下面哭泣，用他粉红色的舌头嘀嘀咕咕说出可爱的胡言乱语。这张四人餐桌旁边，餐桌对面清爽的橄榄色壁纸之下，门前的儿童之家送来的覆盆子汁就溅落到了这里。

妻子和我没再提洒落覆盆子汁那天的事。第二天妈妈就回老家了，我们努力像往常一样生活。和昨天一样的日子，很长的一天，用妻子的话说“彻底毁掉”的一天。偶尔我会感觉被人们称